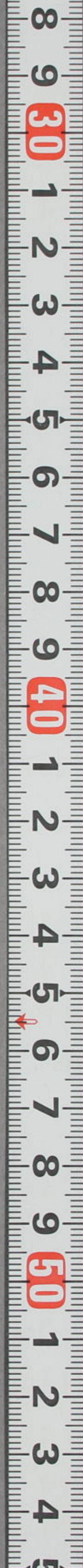




曲園叢書

14
484
55



門 4
號 484
卷 55



春在堂尺牘四

德清俞樾

與楊石泉中丞

辱手書猥蒙不遺在遠存問殷殷感甚又承示知明歲擬選刻叢書不特嘉惠方來抑亦表章前哲甚盛舉也惟既稱叢書體大物博宜乎無美不收如經學史學以及天文地理之書兵家法家之言六書九數醫卜雜技上而朝章典故名臣言行下而草木蟲魚之名琴棋書畫之譜蒐羅宜廣選擇宜精不可執一己之見自狹其門戶又不可徇友朋之請濫費夫棗梨庶幾美而且富

讀四

一

傳播藝林成一鉅觀每種之後宜仿提要之例撮其大指刊附簡末亦或考證異同辨別得失如樾譎陋不足以任斯役謬承垂愛許援古人書局自隨之例殊增媿慙或當從諸賢之後稍參末議助成盛事耳
與世襲一等侯曾劄剛

三月四日樾在福甯望海樓與諸同人譙集忽有人傳述一月以前吾師已騎箕天上不禁投箸失聲猶冀此信或未必真乃越數日而見之邸抄矣憶去冬在吳門謁見并承枉駕春在草堂精神矍鑠談笑從容竊謂雖有微疴猶未足慮富貴壽考自當媲美汾陽不意此別

之後四閱月而大星遽隕也東坡之哭歐陽文忠也曰上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吾師豐功駿烈旋乾轉坤豈僅六一先生之比而樾之不肖辱吾師知遇之厚視蘇之與歐其感激更當何如木壞山積吾將安仰龍門在望悲不自勝又何以慰大孝之創巨痛深乎迢迢千里不獲躬詣金陵與於執紼之役負疚殊甚謹寄呈一聯聊表微意伏念從前以文字受知每蒙吾師許可茲則廣桑山上隔絕塵寰雖小子斐然未必夫子莞爾矣書至此曷禁漣如
與王甫兄

月之二日曾去一書仍附補老信中已到否起居定必
佳勝庭中花事近日何如吏隱之福實所豔羨弟已于
三月廿八日還西湖精舍雖託江湖之名未免襤襪之
累遠不如福甯太守之清閒自在也 南莊府君手批
四書精細可以當著書弟在蘭溪舟中手自鈔錄大學
一書已及傳之九章略以意貫穿使成片段以小字雙
行夾寫附於每節之後其有及注文者摘錄注文亦以
小字書其下自還精舍未遑從事然稍有空閒卽當卒
業不敢輟也還杭後聞人言曾文正師事乃知真靈位
業中人來去分明固自不同其身後事皆手自料理楚

楚然後歸真二月朔梅方伯入見勸暫請假公笑曰吾
不請假矣恐無銷假日也至誠前知豈不信夫弟途中
補作福甯襪詩十二首內一首云海色山光逼畫櫺何
殊觴詠在蘭亭無端忽墮風前涕一月前頭墮大星爲
文正發也又白福甯還杭州得襪詩十四首內一首云
子陵臺在暮雲端兩岸山光已飽看安得於潛問遺老
重尋石室古巖灘則據水經疑漢晉時所謂巖瀨者在
桐廬至於潛一路而非今之七里龍也及晤楊石泉中
丞語及之石翁曰桐廬至於潛昔嘗經由其地分水以
下淺瀨急湍不容舟楫過分水後涓涓細流并不成溪

湖矣然巖岫複沓子陵石室當有可訪惜彼時軍旅愒
愒無暇尋幽選勝耳此事在福甯曾與兄共檢水經注
故附以報兄焉

與次女繡孫

得正月廿七日書知汝無恙爲慰吾於正月廿八日在
錢唐江首塗由嚴州金華處州温州而至福甯祖母今
年八十有七惟步履艱難及重聽較甚耳飲食起居與
前年無異期頤可望也伯父之病仍未脫體幸公事清
閒頗足養病吾在彼小住二十七日仍由原路而還水
陸兼程行殊不易然泉聲山色頗足娛情已於三月之

末至西湖精舍筆墨叢襍賓客紛緜遠不如福甯太守
之清閑自在矣汝南旋之計聞又不果在都固無佳況
還南亦乏良圖觸藩之歎誠有如汝所言者眼前既不
成行宜隨時排遣勿鬱結成病汝有生以來尙無大拂
逆之境此日稍嘗辛苦亦文章頓挫之法昨得彭雪琴
侍郎書有詩云欲除煩惱須無我歷盡艱難好作人此
言有味故爲汝誦之吾嘗言人生須分三截少年一截
中年一截晚年一截此三截中無一豪拂逆乃是大福
全福未易得也三截中有兩截好已算福分矣但此兩
截好須在中晚方佳若晚年不好便乏味也必不得已

中一截不好猶之可耳汝少年總算順境但願以中年
之小不好博晚年之大好仍不失爲福慧樓中人善自
保重深思吾言
與彭雪琴侍郎
四月二日在西湖精舍接惠書知去年所致之函由曾
文正師五百里火票飛遞一十四日而達左右羽書星
火送到山人詩瓢是亦千秋佳話而不意瓊瑤報我之
時已在文正師箕尾歸天之後緬懷知遇曷勝泫然伏
讀來書語長心重旨遠詞文令人有雲中白鶴天半朱
霞之想所鈐小印有曰兒女心腸英雄肝膽樾請益以

二語曰書生面目神僊骨相便足盡君之爲人矣和章
如行雲流水隨筆抒寫風韻神味無一不勝真天才也
惟揄揚之過在所不免然亦見賢者之多情矣樾正月
之末至閩中省視老母起居在家兄福甯郡齋小住一
月於三月廿八日仍還西湖補行課事文正師之喪不
克躬與執紼之役於心歉然聞素車白馬飛隸金陵閣
下風義甚高篤於師友古之人古之人也未識能便道
至蘇杭一游訪名山兼尋舊雨乎此閒當事諸君皆言
已有 詔書趣公出山不知此信果否伏念功成身退
長揖歸田自是大丈夫行徑然近者 朝廷雖號治平

而西北軍事猶亟東南伏莽未清吾師柱石忽摧未免
廛 聖明南顧之慮閣下上念 朝廷倚畀之隆下念
蒼生屬望之切綸巾羽扇再出東山以成文正師未竟
之志至海內晏然中外無事然後歸從赤松子游度天
下後世必不以馮婦笑公也閣下儻有意乎

又

前覆一函并紀行小詩五十八首定入照矣比聞綸巾
羽扇橫大江而揚舲以整暇治兵以德威馭將文正師
騎箕之後有此替人不特紆 朝廷南顧之憂且以繼
文正東山之志翹瞻大樹良用欣然惟未識虎節朝

天之後何日南來須知望軍門而企踵者將佐蒼生而
外更有漫郎孳叟也樾於五月中還吳下廡廬杜門經
月幸辭襪襪之譏伏案終朝殊乏蕭閒之致八月後擬
仍至西湖講舍前年賜書聯額尚懸第一樓中每瞻妙
墨如挹英風也

與王甫兄

聞服附桂等劑未知投否醫家各執一理其稍讀醫書
者言之必娓娓可聽求其實效茫如捕風近時岐黃家
宗黃坤載扶陽抑陰之說往往喜用桂附亦有利有弊
未可偏執惟中年以後火氣已衰藥之涼而膩者殊不

相宜桂附之弊究屬君子之過弟近服梁公百歲酒頗似佳也來書言臨平先達一事惜未言明出晉書何傳考漢書地理志鉅鹿郡有臨平縣而劉昭續志已不見則久經併省晉書亦無此縣其爲今之臨平人無疑然不知何以書臨平人而不書錢唐人也福甯郡志曾否舉行吾浙有修省志之說或議以弟總其事然弟經生疏於史學修志一事不獨煩心且易爲怨府昌黎文章鉅公猶不敢修史況我輩乎當事者或果有此意當婉謝之

與金眉生廉訪

承賜觀大著崇論閎議洵足拓開萬古心胸推到一世豪傑閣下其今之陳同父乎及讀遷居諸詩萃一門之風雅作平地之神仙又令人神往不已竊謂閣下天生逸才一時無兩才人學人均不足以望下風匱中舊稿多雍容大篇有關中興全局者宜及時刊刻使海內知半野樓中有絕大經濟與吾輩閉戶草元徒供覆瓿者迥不同也尊意欲刻性理經學經世三書此誠不可緩之巨舉僕從前嘗與曾文正議續刻皇清經解而卒不果文正薨逝事更難矣敏老志在引退意興闌珊未必能料理及此也所擬序文三篇實有所見自是傳

作存此文於集中將來必有舉行其事者吾人立言原不爲一時也惟鄙意言經學必以漢儒爲主亦猶言性理必以宋儒爲宗所謂離之兩美合之兩傷卽以周易論宋儒所說必及先天後天然則一部十三經開卷便錯矣阮文達學海堂書謂未足以盡 本朝之經學則可謂止是訓詁之學則不可其中天文地理典章名物無所不有一代說經之書雖不盡於此然亦可謂集大成矣後有作者但當踵事而增不必別開門戶此則區區私見之不與尊意同者輒布陳之以附孔門蓋各之義

與吳平齋 承示古器銘第一字豈不可識說文彖篆下有籀文豈卽此字乎日工二字亦未知何義堯典允釐百工史記五帝紀作信飭百官是官與工義同左傳稱天子有日官此日工或卽日官也末一字日更不可識橫看則成日字頗與四字相似說文四象四分之形是其中止取象分形橫豎皆可四者紀其數也漢器銘多記第幾如好時鼎第十孝成鼎第一之類其取法於古乎三者皆臆說聊以質之高明

與李少荃相國

承惠書并賜額德清俞太史著書之廬九字魄力沈厚
結體謹嚴如對垂紳正笏氣象從此銀鉤鐵畫照耀蓬
廬不獨圭華之光抑亦子孫之寶也又以流覽拙著春
在堂全書嘉許殷殷自惟閉戶著書徒費歲月得大君
子一言以自壯醬瓿上物價增十倍雖獎借之情或過
而慰藉之意良深伏而誦之墉墉起舞矣畿輔仍荒於
水而高原幸尚有秋福曜所臨自足迓和甘而消疹癘
然勞來安集以奠民居疏濬決排以除水害又費一番
經畫矣昔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公以一身任之天生
李晟豈偶然乎樾吳中消夏一住四月紙勞墨瘁無可

言者重陽後三日買棹武林西湖秋色早又闌珊矣回
憶詰經承乏於今五年當事諸公頗未厭棄精舍生徒
亦無閒言而杭州一僮父自恃其老無理取鬧肆口謾
罵殊覺咄咄逼人意者鄙人湖山緣盡乎今春於壬甫
家兄福甯郡齋得先祖手批四書一部雖止爲初學設
而逐章逐節逐句逐字從白文注文一一擊求可見老
輩人讀書精細無一字輕易放過蓋不僅八股家指南
鍼而已然其書蠅頭小字朱墨襍糅粹不易讀樾手自
寫定以意聯貫粗有條理恩竹樵應敏齋杜小舫三君
子見而好之集貲刊刻已在吳下開雕不揣冒昧欲求

椽筆題簽以爲光寵想表揚耆舊嘉惠方來大賢其必許我也

與曾樞元中丞

夏間曾寄一函山川悠遠未知得達典籤否比聞旌麾所指上下游以次肅清播凱唱於黔中馳捷書於闕下膚功疊奏 溫詔遙頒逃聽之餘爲之起舞伏念黔事處萬難措手之時閣下悉心經畫全力擔當東扼五溪西控六詔奠安彫敝之區聯絡主客之勢十數年中不知費幾許心力而後告此成功乃歎熙天耀日之勛端由動心忍性之學不圖吾榜有此偉人叨附驥旄與

有榮幸樾跼伏林下忝竊皋比妄以誤述自娛不知老之將至今因人便寄呈全書一部想軍府就閒結習故在祭征虜不廢雅歌曹武惠惟收圖籍此醬瓿上物或亦玉帳中所不可少乎

與彭雪琴侍郎

臘八前一日承惠顧吳下春在草堂敘數年契闊甚善而鄙人竟未嘗登臚一送知游於人外者必不責形迹之往來也日內想雲裝煙駕已至西湖六橋風雪中羶笠芒鞋倘伴自得韓蘄王後五百年無此樂矣嘗讀左太冲詩曰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此二句誦之似口

頭恆語而一部廿四史中克副此語者實難其人乃今於閣下見之以兩宮眷念之篤舉朝仰望之隆做車羸馬翩然南歸一僕兩僮寄居煙水之鄉非所謂連璽耀前廷視之如浮雲者乎以當代第一流居西湖第一樓是謂人地兩宜而僕忝為第一樓主人因得冒為第一流主人私自循省實為萬幸湖上嚴寒風景蕭索而冷淡中自有佳趣非公不足領略吳下寄奴不獲與孤山梅鶴同侍清游思之又自惘惘也小詩二首即用春閒見贈韵聊博一笑

又與彭雪琴侍郎

前致一函并小詩二首已照入否聞吳中別後旌旆又作吳興之行而後至武林蒼舟由邊碧浪湖畔得謝屐經臨山川生色矣西湖歲晚風景何如孤山梅花南枝開未三潭印月是前年從者去浙後新脩平橋九曲精舍三楹視平湖秋月更為有致其東北隅尚餘隙地似可仿邵康節先生安樂行窩之例築屋數椽題曰西湖退省庵為巡視長江兩年一往來鸞裝鶴轡暫駐之所則西湖又增一名蹟矣公以為何如秋閒有客自中州來以高廟御筆梅花小幅搦本見詒敬以轉贈前所惠梅花橫幅如行篋中尚有存者求更賜數紙以

便分詒同好也僕二月中有五湖之游公如有興可鼓
棹而來同探莫釐縹渺兩峯之勝或視南北兩峯所見
更空闊乎

與孫琴西廉訪同年

自湖上歸始知拜皖臬之命此時陳臬之邦卽昔年
領郡之地皖公山色青蒼如故回憶十五年前之事可
以掀髯一笑矣平生讀書不讀律駮居刑名總會之區
似乎耳目一新然大才宜無所不可且臬事藩條亦皆
借徑耳異日坐鎮封疆主持運會宏獎風流此兄之所
優爲而鄙人所望於兄者也入覲何時首塗雨雪北轅

幸自愛

與彭雪琴侍郎

獲讀手書并大婚恭紀七律十章音節諧和注釋詳
備如設交杯宴唱交祝歌用團樂膳進子孫醇醑服龍
鳳同和袍以及奉迎時置如意於輿中親題龍字入
宮時安蘋果於檻下上覆馬鞍皆足考見典章傳爲故
事又如險中大鏡一方進乾清門不得入去架乃入
亦足見天家富貴使山澤之癯眼界一開也元旦以
來風日晴和蒸逢親政之年喜覩昇平之兆雖耕鑿
野人亦爲鼓舞況閣下爲國股肱者乎湖樓嘯傲意

興何如登眺雖佳春寒猶勁積病之餘千萬珍重
與張振軒中丞

前布寸牋知塵青睞春韶初轉 恩命遙來奉 九陛
之絲綸領三吳之節鉞胥臺風景表裏江湖幕府勛名
後先李郭不特吳兒竹馬爭迓使君卽鄙人牽舟岸上
久作寓公筍笠荷衣又得向軍門長揖漢諺云張君爲
政樂不可支非虛語矣劉副將來又承惠我晉魏書各
一部估畢經生疏於史學自茲以往請分剛日誦之

與張嘯山唐端甫

二月下旬自滬還蘇得手書卽寄復一函未知收到否

及至杭州晤施均父孝廉知子高已作古人不勝傷悼
伏思子高溺苦於學具有師法秀而不實未見其止僕
與子高有中外之感又其學術素所傾倒曾不能先爲
設法招歸鄉井又不獲執手一訣憑棺一慟九原有知
慙媿逝者昨從蘇寓又寄到惠書知其身後諸事由公
等料量妥協篤於風義今之古人感忤無已又均父言
凌君子與自維揚趨赴并託人護送其柩南來此事果
眞則大妙矣俟其喪歸當與均父商量卜地安葬立石
表墓并將其行誼寫送吳興志局以盡後死者之事均
父言子高於六極竟得其五止缺惡之一極僕亦言子

高於五倫竟缺其四止得朋友之一倫合此兩言其坎
坳一生可以概見又子高實是有家而無家數年來未
嘗言及家事聞臨終以家事見託不知其說云何如有
遺言幸寄知一二不欲負其將死之哀鳴也

與吳煥卿

得手書知己謝事還省垣甚善甚善惟知足下者古所
稱學道愛人之君子也雖於時下官場不甚合宜然仕
途中實不可無此一二人於熱鬧戲場存書生本色遽
聞解組鄙意惜之雖欽知足之高風實乖期望之夙願
幸未開缺尙是藕斷絲連果得闡差且至闡後徐定行

止彼時僕亦必來杭湖樓小飲再商出處可也嘗謂讀
書人出而作官惟上而督撫下而州縣實能有所建樹
行其所學此外若觀察太守官秩雖崇皆因人成事者
也足下撫字有餘肆應不足蘭溪鯨宥或非所宜若得
一邑政簡民良可以弦歌而治爲之導揚風化勸課農
桑數年以後必有可觀者吏民愛戴卽是生徒官廨清
閒便同講舍正不必歸三家邨作邨夫子或染指苜蓿
槃中然後謂之秀才風味也

與孫歡伯

秋風起矣正有蒹葭伊人之思而天外郇雲飛來吳會

發緘循誦蘭藻紛綸無泛問之寒暄有過情之推許老
杜所謂來書語絕妙遠客驚深眷者也僕頻年閩中往
返徧歷浙東地主之賢無逾公者不特維繫之私情實
亦循良之公論漢世於賢二千石之久於其任者璽書
褒美增秩賜金公卿有缺卽以補之求之今世公卽其
人矣黃堂在望無任欣盼僕自五月下旬還吳下寓廬
畏暑杜門又逾庚伏承惠野朮眞扶衰之妙品也古諺
云必欲長生當服山精僕何修而得此請誦庾肩吾謝
賚朮啟之辭曰味重金漿芳逾玉液謹以爲謝外附去
春在堂全書二部一以奉贈一請畱存九峯書院中妄

借名山希圖不朽儻許我乎

與李黼堂中丞

去歲湖隄講舍深以臨況爲榮嗣又辱書并賜讀先集
具感惠愛之深修復稽遲非盡疏嬾緣私心欲以拙著
就正左右而全書印訂需時直至今年正月始竟厥功
僕卽由蘇而滬而杭又以家兄在福甯郡齋病故由浙
而閩奉母北歸舟車跋涉筆墨倥傯一紙之書未遑布
復想知我者必不責此形迹之闊疏也頃又奉手翰并
示我紀游詩百三十首題名三紙三山歸權圖石刻模
本一幅詩格清嚴字體雄渾想見煙霞雲水中興到揮

豪洵天際真人也僕從前避地舟山頻年往返閩浙於
天台雁蕩普陀皆有可到之緣而竟未一蠟游履清才
清福兩不如公輒題七言古體詩一章悔前事之蹉跎
冀後游之彌補未知山靈許我否也

與王子莊孝廉

頃由陳桂舟茂才交到惠書詞旨貶抑稱謂謙卑不敢
當不敢當辱以先德行狀屬爲志銘夫表微闡幽必待
道德文章之士僕非其人也重違來意輒撰一篇未知
可用否如須刻石請示知廣狹修短之度按狀有云長
不滿六尺此本晏子傳語然古尺今尺不同今人而不

滿六尺亦云長矣非所以言短也故虛其字以待酌定
又有四書六經語自樂經亡而六藝止存五矣若以今
列學官之十三經而論則除論語孟子入四書外尙有
十一不知此六經何指鄙意漢武立五經博士後相沿
至今場屋命題經亦止五不如竟云四書五經較無語
病蓋四書旣實舉今制則六經不宜虛設古名也迂拙
之見高明裁度

與汪柳門太史

昨晤楊石泉中丞知文旆已發矣不及一送良用悵惘
惟望今歲輶車北去明年使節南來相別亦不久也乾

嘉學派衰息已久他日執掌文衡主持風會幸畱意於
此振而起之臨別贈言必蒙嘉納縉雲阮客洞詩所謂
李蒼者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有其人在漢中李氏表內
高宗朝宰相李安期之元孫其父名泳有兄名滂但不
言爲縉雲令石墨流傳足補史闕昨偶檢得之因足下
有阮客洞詩考故以附聞行色怱怱尙及釐正乎

與彭雪琴侍郎

西湖一別寒暑環周昔柳而今雪矣讀致石泉中丞書
知己旋節衡陽宿疴有瘳舊廬無恙惟三徑松菊小需
修葺想竹頭木屑又費陶公一番運臂精神矣誦至末

幅垂念鄙人寄聲存問感在遠之不遺愧無狀之可述
自與公別後卽遭先兄福甯太守之變馳赴福甯奉母
北歸以八十八歲之高年行千八百里之長路水陸舟
輿幸叨平順曾有句云回首長途心轉悻二千里路九
旬人想閣下爲我動色也歸來仍寓吳中自惟向來山
野之服可以做公卿不可以奉老母適兒子紹萊去年
在大名署任內由道銜爲請二品封遂醜然受之六月
初三山妻生日卽服其服戲爲小詩云頻年韋布謝簪
纓忽荷 推恩意轉驚此日承歡當綵服將來借重
到銘旌蓬瀛舊籍 三朝遠雲水閒身二品榮聊與

山妻作生日筭瑯重爲換釵荆千里寄知博故人撫掌
蓬瀛舊籍二句頗可作楹聯得暇能爲書之以輝蓬壁
乎西湖退省庵尙未落成遲至明年必可畢工記文已
寫一通交黎喬松太守此記皆記實語文尙不甚劣而
書頗不工未足張此名蹟也庵成後尙須製一小舟往
來雲水間亦宜先事謀之

與李少荃相國

客臘一箋定照入矣樾田閒伏處西清故事久已茫然
竟不知黃閣尊嚴不當復論玉堂行輩年來奉致書函
仍稱年侍生荒謬極矣昨偶與補帆同年言及始知之

謹貢寸牋以贖前咎想山林疏放者必蒙海量包涵也
補帆又言凡致書相國并不當稱前輩此說於翰林掌
故未見明文樾竊以爲 朝廷之宰相固尊矣而本衙
門之前輩亦未始不尊義可竝行理不相背若必不稱
前輩轉似乎尊而不親且何以別於不翰林而宰相者
區區愚見是否有當伏候裁示

與王補帆同年

得惠書并和詩二章乍拋節鉞便事嘯歌自茲以往山
水方滋令人豔羨不已至辭氣之瀟灑出塵自是君身
有仙骨宜乎碧幢紅旆閒不足久溷公也聞十二日又

須拜疏想一月假滿卽請開缺矣彼芄芄黍苗欲沾郇伯之膏雨者無不意在攀留而兄則久在山中方喜林泉添一佳伴必不以世俗之言來相勸勉然亦有一說不能無詞竊聞數月以來 巖廊之上深以臺灣爲意在江南諸君子尙且勞心敝舌冀紓 朝廷南顧之憂而閣下適於其時抗疏歸田彼不諒者或以爲知難而退或以爲見機而作轉與執事引疾之初意不甚相符此事得無尙宜一斟酌乎出處事大不厭詳求聊布區區伏惟裁度兄望後必歸吳下寓廬當可相見承索近作無以報命吾弟初入山故喜作詩兄久在山中轉不

甚作詩也率筆及之聊發一笑

與杜蓮衢同年

西湖精舍咫尺講堂乃以課事尙遲德車未至暮雲春樹良用依依未知杖履何如伏惟萬福補帆在吳中相見決計引疾歸田聞沐生亦有此意何庚榜中高尙者之多得無老同年爲之倡始乎爲蒼生計少一人則可惜爲林泉計多一人又有光也三江闡事曾否畢功江風海雨中千萬珍重去年越中爲陶文節前輩請建專祠乞錄示顛末因茗上欲援例爲趙忠節同年建祠也又省垣諸同人請建阮文達公專祠借重閣下列名屬

弟轉達想無不可弟所主詰經精舍由文達創始是亦
吾教中開山祖師也

與鍾子勤孝廉

前承談及荀卿年歲可疑頃偶讀鹽鐵論毀學篇曰方
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爲之不
食觀其罹不測之禍也是李斯相秦荀卿及見之考李
斯傳斯相始皇在既并天下稱皇帝之後上溯齊宣王
末年據六國年表已一百有四年而劉向敘錄稱荀卿
以齊宣王時來游稷下史記又稱其五十始游齊然則
李斯相秦時荀卿之年在一百六十內外矣事誠可疑

先生何不博考羣書證明荀卿年歲亦一快事也

與劄子範太守

伴來辱惠書并賜讀大箸四書義理法清真格律適上
猶見先正典型非時下東塗西抹者比亦名山一盛業
矣來書以劉蕡不第自謙然韓昌黎顏子不貳過論白
香山漢高祖斬蛇劍賦在當時皆是不第落卷而至今
傳誦文之傳不傳豈視名場得失乎周呂二君爲閣下
徵六十壽言於龔黃治行敘述頗詳樾近來遇友朋生
日貧不能具禮往往以一文爲壽刻入春在堂雜文者
不下數十篇矣閣下大壽亦擬獻一小文乃使者遠來

值鄙人外出由蘇而杭由杭而滬由滬還蘇則使者已將遄反矣怱怱不獲屬稿當補讓奉寄亦不過一紙之書費春在堂五禽箋數幅而已無所謂錦屏十二也與楊石泉中丞

湖船一別又將兩月昨得詒經監院書知大旆已回浙右而良辰恰近天中旌節花紅菖蒲酒綠薰風南來比春臺更上一層矣前承示及唐宋三史刻成將刻諸子此誠經史後不可不刻之書具見嘉惠來學之盛意惟諸子之書訛脫較甚議者或謂宜訪求宋本影寫而精刻之然亦有難者影寫之功既非容易雕刻之費亦必

倍常且宋本疏密大小每不一例宜於單行不宜於彙刻又其存者今亦無多局中既欲彙刻諸子不精固不足言善本不博亦不足成巨編竊謂宜博求周秦兩漢之書汰除其偽託者尙可二十餘種如管子晏子老子列子莊子墨子商子韓非子荀子孫子吳子呂氏春秋陸賈新語賈誼新書董子春秋繁露淮南內篇桓寬鹽鐵論劉向新序說苑揚雄法言太元班固白虎通義王充論衡王符潜夫論荀悅申鑒應劭風俗通義徐幹中論蔡邕獨斷之類購覓家藏舊本寫樣校刊亦藝林一盛舉矣尊意以爲何如都下榻後不第諸君子即可南

旋如黃以周潘鴻皆局中知名士想可蟬聯將來校勘
子書亦必得力此外如尙須羅致則馮一梅徐瑛均其
人也孫瑛才氣殊佳或傳其灌夫罵坐然實不飲酒并
以附陳

與應敏齋方伯

承詢葛賢墓事弟戊午之秋泛舟山塘於五人墓畔見
一土阜視其碑知爲葛賢墓歸而檢長洲褚稼軒堅瓠
集得其本末作詩一章存集中今錄奉清覽堅瓠集未
知校頭有其書否今亦錄寄葛事在萬曆二十九年五
人事在天啟六年相距二十五年葛遇赦得出又十餘

年而死則其繫獄中必近十年矣故得死於五人之後
而葬其墓側也褚稼軒又稱康熙中於山塘見其猶子
因得瞻其遺像或其家卽在此亦未可知矣

與王補帆同年

得手書并詩數章想見一路停橈覓句策杖尋僧興復
不淺也惟誦別紙所示乃知申屠因樹之屋尙未經營
陸生使粵之裝已將悉索山中一枕似亦未甚相安而
朝命又賞假兩月調理則可見平時治蹟上結 主知
以 朝廷注意之厚或未便愬然歸去高卧邱園竊謂
天之所助者順也流行坎止總宜聽之自然有意求進

不可也有意求退亦不可也聖人絕四第一在毋意然則此必欲求退之意儻亦非所宜有乎以鄙人愚見似乎兩月假滿仍宜束裝北上至閩垣清苦輦下諸君子諒亦深知此時求退不得勉強出山與南宮敬叔載寶而朝者光景迥別人事應酬損之又損未必不見諒於人朱修伯所謂江東子弟足以了之者或亦確有所見乎閣下歸輿方濃而鄙人以此言進得毋格格不入然田園清況如此而又有慰畱 溫詔出處事大或者尙宜三思非山林中人不欲以風月分貽也

與吳仲宣制府

雲泥阻隔音敬闊疏然西望峨岷輒有但願一識韓荆州之意不謂瑤槭瓊藻從錦江玉壘而來以微末之姓名蒙高明之甄錄發函莊誦且感且慚閣下龍文虎武光輔 中興春羽秋干宏開講舍俾多士沈潛乎經義爲 朝廷振起其人文文翁雅化復見今茲想梁益間喁喁嚮風矣樾章句陋儒無能爲役乃承不棄延主臯比當草舉坐鎮之年蜀道之易易於平地原不難躡屩西游以舊部民觀新德政惟老母今年八十有九晨昏奉侍未敢遠離不得不賦張司業還君明珠之句臨穎惘然伏惟垂察

與張香濤學使

吳門一別五易暑寒聞輶車四出延攬人材所至以實學倡導後進阮文達有替人矣爲吾道喜爲多士幸非徒爲執事諛也蜀中搆設受經書院俾多士從事根柢之學甚善甚善皋比一席宜得其人羔雁所加謀及下走豈人材實難邪抑姑從隗始邪樾老母在堂未便遠離有負盛心良用慚怍然如樾者章句陋儒實不足膺經師之任也拙著已刻者一百四十二卷此後有便擬寄呈一二部卽求存貯書院中雖不足質院中高材諸生亦古人藏名山傳其人之意也

與王補帆同年

差弁來得手教并棗糕桂元膏之賜謝謝兄在湖上旬畱未及一月因老母病怱怱還吳下寓廬幸老母之病日就平復今已行動如常矣謹以告慰康侯頻有信來拳拳下問兄所得本粗疏今又荒落不足爲師已復一書聊述一二大意謂說文不過字書讀經固貴識字而讀經要不徒在識字若欲講求典禮則宜就孔賈正義中擇其成片段者先逐段鈔撮如王制正義可鈔者便不少久久會通自能貫串若欲討論聲音訓詁則莫妙於先熟讀高郵王氏述聞雜誌二書門徑旣正自能深

入苟徒讀說文恐九千餘字如滿屋散錢無收拾處也
尊意以爲何如焦君事極可笑兄止據其所自述行篋
中無同年錄冬烘頭腦錯認顏標然不奇於兄之誤焦
君爲同年而奇於焦君之子誤其父爲庚戌進士豈焦
君之子亦諺所謂瓜皮搭李皮者乎來書勦襲云云未
知其詳大約欲就兄所作自強論中采擇數言後知不
果用甚善兄此論乃下第落卷非當行闡墨不可鈔也
且鄙論亦近一偏兄嘗言當今不宜用兵如有病不宜
服藥而病後卻宜多服補藥此是確論然所謂補者有
食補有藥補食補則兄所作自強論是也藥補則當路

諸君子所孜孜講求製造火輪船鐵甲船及洋鎗洋礮
是也二者不可偏廢然二者亦各有似是而非之處大
約食補則如鄉黨所云食不厭精膾不厭細推而至於
失飪不食不時不食萬不可以塵羹土飯聊且塞責甚
而至療飢於附子止渴於酖毒非徒無益而反害之藥
補則宜訪求真正道地藥材參必遼參朮必於朮近來
藥肆中工於作偽花草子偽沙苑蒺藜香藥偽枳實枳
殼此類甚多不可不慎兄非歧黃家不能處方閣下醫
國妙手請裁度之

與李筱荃制府

玉梅花下將交三九想 九陛恩光兩湖春色都在牙
旗玉帳閒也承惠草堂之資發函爛然赤芾三百不啻
鄴騎至而寶玦來矣弟故里無家僑居吳下而寓廬偏
仄殊甚今秋偶於馬醫巷西頭買得潘氏廢地一區築
屋三十椽用衛公子荆法以一苟字了之而其旁尚有
隙地因於其中疊石穿池蘗蒔花木地形狹長自南至
北修十三丈廣止三丈又自西至東廣六丈修止三丈
似曲尺形卽名之曰曲園一曲之士聊以自娛無當大
方家數也世兄篆書日進可喜之至天寒筆凍呵豪裁
覆劣不成書又因應敏齋招至大雲庵蔬食迫欲赴之

草率殊甚不足世兄一笑也

與陶芭孫

承詢方響之制坐閒記憶不真未及奉答及求之載籍
則樂府雜錄所言最不足據直以擊甌當方響疑有脫
文其云武宗朝郭道源後爲鳳翔府天興寺丞充太常
寺調音律官亦善擊甌玩亦之一言其有上文無疑殆
方響條本缺擊甌自爲一條而文不全後人鈔合之遂
成此誤耳舊唐書音樂志二載立坐二部所用樂有大
方響一架後又載其制云方響以鐵爲之修八寸廣二
寸圓上方下架如磬而不設業倚於架上以代鐘磬人

閒所用者纔三四寸然則大方響者別於三四寸者而言也惟方響一架其數如干志未詳載文獻通考云方響編縣之次下格以左爲首一黃鐘二太簇四中呂五蕤賓六林鐘七南呂八無射上格以右爲首一應鐘二黃鐘之清三太簇之清四姑洗之清五中呂之清六大呂七夷則八夾鐘始知方響一架分上下兩格每格各八共十有六乃十二律外加四清聲也考朱子大全集載宋十六字譜合黃鐘四下大呂四上太簇一下夾鐘一上姑洗上仲呂句蕤賓尺林鐘工下夷則工上南呂下凡無射凡應鐘六黃鐘清下五大呂清上五大簇清

緊五夾鐘清正於十二律外加四清聲與方響同而四清聲用黃大太夾則通考所云姑仲二清或傳寫誤也與徐花農

得手書知於中元得子喜甚又承述及夢中所聞姜白石三生定是陸天隨句乃知天上玉麈海中仙果生有自來良非偶然甫里先生亮節高風自不可及然際右文之世生通德之門此子必當以文學顯昌大門閭非徒筆牀茶竈稱江湖散人而已屬代擬佳名鄙意竟取詞語名以定陸二字乳名則曰隨元亦從天隨取義易曰隨元亨利貞故配以元字并爲足下發解之兆也

輒布陳之俟咳名時酌用
與李黼堂中丞
兩得手書未及一復不盡由疏嬾之咎緣案頭筆墨頗
亦叢禱而今年八月又值老母九十正壽以在大國恤
之中乃借七月十二
萬壽蟒服之期稱觴一日雖
止一日排當頗費兼旬料理故久而不及函也金風玉
露拔候而來杖履清娛定如所頌弟因奉母寓吳故湖
上之游未能盡興春初小住只奉陪退省庵主一入山
探九溪十八澗之勝而已秋閒必當再往然須待槐花
忙後否則酬應煩也江浙書局會刻全史已告成功浙

局見刻子書蘇局刻五禮通考承示何文安公所刊宋
元學案原版燬於京寓俟見江蘇諸當事者當縱與之
此書自是講學家所必讀然弟謫陋實未之見亦因素
研經訓於此事微分蹊徑也將來從者重游蘇杭如行
函中有此書請借讀之

與王補帆同年

讀手書具見謀國之忠任事之勇欽佩無已臺洋之
事非閣下之精心果力不克當其任海外風氣待公而
開良非偶然三代下東南運會日關吳越蠻夷之地今
日居然鄒魯赤嵌城邊紅毛樓下得閣下一番經理安

知他日不媿美蘇杭乎惟是江浙膏腴腹地尙有棄之不毛未盡開墾者而必力闢此海外之荒島此則諸巨公高掌遠跡度越尋常而非越起小儒所能識也兄奉母寓吳幸叨平順承詢曲園風景日來柳陰藤蔓青翠高低亦小有景致惟望閣下功成身退早賦歸來爲小園評量花木妝點林泉也

與唐藝農觀察

得手書知元宵以後卽將駐節南田于疆于理偉哉日關百里公其今之召公乎此山封閉垂二百年風會所開得大賢爲理謝屐所臨山川生色矣來書云山多鶴

鹿足爲好友然鄙人則不敢因公而與之交何者曲園地窄固不足以容之賓萌力薄更不足以養之也此外如有奇花異草珍禽怪石小而易致者乞爲物色一二幸甚

與李少荃相國

得嘉平初七日手書撫今感舊略分言情循誦再三悵然曷已雖然閣下秉國之鈞陶鎔萬類春風所至旬萌茁達豈當與山澤之癯同懷抱哉兒子紹萊鴛鈍之材謬承推愛惟當令其勤慎服官以冀無負培植來示又云敘補可期更深感荷鄙人筆耕謀食精力日衰譬之

其猶瓊蛸乎蟹如得食蛸亦可以無飢矣謹奉書陳謝
計郵筒遞到之時正歲籥更新之候伏惟勳名福履與
歲俱增不盡萬一

與吳平齋

昨承惠顧草堂徘徊曲園蟻垤之山蹄涔之水皆蒙欣
賞甚幸甚愧力今吳下諸君子大治園林花木泉石極
一時之盛竊願以廣大二字歸之諸君子而吾兩家分
取精微二字公得精字鄙人則得微字而已一笑
與丁禹生中丞

昨由馮竹儒觀察遞到手書以公之倦倦於鄙人知鄙

人之不能忘公也聞力辭閩撫之命而臺洋之事毅
然自任臧文仲云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
難其執事之謂乎然閩疆重任非公莫屬朝廷未必
如所請也補帆身後之事委曲經營無微不至凡在知
交無不感歎況樾與補帆兒女至親乎已將尊意轉達
其孤晏卞兩公本是同鄉又承鼎言力託當必籌畫盡
善惟樾因老母在堂不能渡江北去如昔賢生芻故事
視閣下風義有愧色矣補帆詩文不存稿其奏議未知
有若干篇當向其家問之其在臺時凡民風土物所見
所聞各紀以七言絕句此則必有可觀而未之得見亦

當問之其家也

春在堂尺牘四

言辭出於心而筆下隨而末必尋其
言辭出於心而筆下隨而末必尋其
言辭出於心而筆下隨而末必尋其
言辭出於心而筆下隨而末必尋其
言辭出於心而筆下隨而末必尋其
言辭出於心而筆下隨而末必尋其
言辭出於心而筆下隨而末必尋其
言辭出於心而筆下隨而末必尋其
言辭出於心而筆下隨而末必尋其
言辭出於心而筆下隨而末必尋其



春在堂尺牘五

德清俞樾

與楊石泉中丞

日前得惠書知引疾之疏 天語慰留想疆吏精神即
朝廷元氣不日自可復常也承屬訪求子書善本以備
續刻伏念 四庫全書子部首列儒家孔子家語外有
宋辭據之孔子集語今湖北已刊行矣惟辭氏之書止
有二卷 本朝孫淵如先生又續輯至十七卷之多古
書中所載孔子之言無句不搜一一注明出處視辭氏
之書奚啻倍蓰允宜刊刻以廣其傳又按 四庫全書

中子書莫古於黃帝內經而外閱所有不過馬元臺注本於古義未通故於經旨多謬此書以王冰注爲最古而宋林億孫奇高保衡等校正者爲最善鄂局未刻竊思醫學不明爲日已久江浙閒往往執不服藥爲中醫之說以免於庸醫之刃亦無如何之下策也若刊刻此書使羣士得以研求醫理或可出一二名醫補敝扶偏銷除疹癘亦調燮之一助乎兵家之書首推孫子鄂局雖刻之而未刻其注此書有魏武以下十家注似宜刻之以補鄂局所未及使佔畢之儒略窺兵法庶知節制之師亦足制勝不必規規焉以學於羿者殺羿雖刻古

書而未始不切於時用也率布所見以副下問

又

杭城有張烈文侯祠卽岳忠武之將張憲也不知何時強以忠武幼女銀瓶爲之配塑像其傍并題名氏焉考宋史張憲傳但云飛愛將也不言爲其壻嘉泰中忠武之孫名珂者著忠武行實二卷末言先臣女安娘適高祚隆興元年詔補祚承信郎亦不及憲然則憲非王壻明矣銀瓶之名行實不載據杭州志書及諸書所載皆言是王幼女而紹興二年張憲已從王討曹成據行實王是年三十歲距王之薨尙十年則銀瓶此時當在纏

縑也與憲年齒縣殊豈可以爲配乎杭人多知此事非
實而流俗相沿竟難釐正羣思得公一言以發聾振聵
庶不至誣古而瀆神輒布陳之惟裁察焉
與馮夢香茂才

七十二候考承指示詳明感甚嚴鐵橋先生唐石經考
文僕曾見之月令篇寥寥數條止校其與鄭注本字體
之小異者而唐月令考則自有專書僕求之坊閒未得
假之友人處亦未得如杭州有之足下能爲一癡乎魏
書律歷志兩載七十二候均不合周書不讀新唐書不
知其本於易軌也舊唐書載麟德歷七十二候從易軌

大衍歷七十二候從周書其更定之故詳僧一行卦候
議自五代史以下悉從之惟征鳥厲疾候雁北麥秋至
鷹始擊等爲今憲書所本不可不知其外小有異同亦
不足校也所異者魏書甲子元歷大雪末候作鷓旦鳴
無不字初意是傳刻之誤而隋書載劉焯之歷亦然又
舊唐書麟德歷缺清明末候其本然乎抑傳刻失之乎
僕所據者皆官局新本也幸賢者爲我決之
與陶柳門州同
得手書知閑官無事壹意讀書所學必日進矣賈公彥
儀禮疏文法尤長殊不易讀然其精處實足抗衡孔疏

補苴其閒恐亦未易言也唐宋以來小學荒蕪僕近讀
毛居正六經正誤其書號爲正誤而誤處甚多僕又正
其誤者數十事存曲園雜纂中字原正譌等書其誤必
不少但縣許書爲鵠則得失白見矣完白山人書頗爲
時尙足下臨之數十過以應求書者必門限穿矣其以
爲不可學者實正論也雖然吾儕皆八股時文出身請
以時文喻完白山人書猶之乎周犢山陳句山諸君時
文也推而上之則有 國初大家文此神泉詩崑臺銘
也又推而上之爲前明之啟禎此石鼓文也又推而上
之爲成宏隆萬此鐘鼎文字也爲時文者固宜取法乎

上然必謂周犢山陳句山諸家之文當屏而不觀得無
持論過高乎辱陳下問拉雜布復無以裨益高明殊用
慙愧

與李少荃伯相

情通分隔意密書稀瞻望之誠乃心北嚮頃聞旌節遠
指之眾洞悉機宜奠安中外其出也郭令公單騎以見
回紇其歸也葉子高免胄以慰國人想見謀 國之忠
任事之勇豈獨當代所希求之古人亦所罕覯者也樾
奉母寓吳杜門無事幸藉旋乾轉坤之力海宇靜謐仍
以撰述自娛近著曲園雜纂一書已成者三十卷矣

竅蠅聲呬唔一室視公之龍驤鳳舉運量八荒大小之不同蓋如此

與胡梅臣茂才

得手書并論太王遷岐之年具見讀書細心惟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歷年一百九十此語殊誤九十七九十三乃其生年非其享國之年也初學記引帝王世紀云文王年十五而生太子發則并文武二王生年計之歷年止一百有七耳太王因文王有聖德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文王則太王在時文王必已長成若依通鑑謂古公遷岐在小乙時則自小乙至紂之末

尚有二百二十九年不大遠乎殷年本無定論今就尊說所列者推算則武乙元祀文王生二十四年其時太王固當尚在且武乙在位據外紀前編雖並云四年而後漢書西羌傳注引竹書紀年云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則武乙在位不止四年也太王遷岐在武乙初年文王之生在武乙中年太王之薨在武乙末年於事適合似當仍從後漢書以遷岐在武乙時也與馮竹儒觀察

西湖小住二十餘日以衣冠之酬應而託以山水之清游朝斯夕斯甚矣憊矣故屢得手書而未一復想不罪

也鐵路一議慮周藻密具見精心出關之請尤見仁孝之思至情至性可以動天地而泣鬼神自必能安抵西陲奉奠髮而南歸也浙闈榜發詰經知名之士如馮孟香吳祁甫皆入彀中而舍姪祖綏亦得蝨於其闕未免慙媿然先兄身後蕭條得此子振其家聲不特可以博老母之一笑且免使人有廉吏不可爲之歎亦可喜也回思先君於嘉慶丙子領鄉薦花甲一周祖孫繩武在科名中或亦一佳話乎

與方子箴廉訪

旌麾北上音問有疏頃閱邸鈔知拜蜀臬之命從此

開藩開府指顧閒矣又況錦江玉壘宇宙最勝之區自昔杜老放翁壇坫相望之地今得詩老隸臨山川生色矣三蘇全集刻於眉州并及小坡可云美備而東坡詩乃從選本非其全豹殊不可解鄙意宜補刻之道光間吾浙有王君文誥箋注蘇詩搜羅宏富遠軼王施如刻此本亦佳也莅蜀後能料理及之乎樾秋冬之交又至西湖適彭雪翁亦在彼頗極山水友朋之樂惜不獲從公於浣花草堂與遨頭盛會一醉郵筒之酒也

與吳祁甫孝廉

前在湖樓辱承枉顧未及暢談本擬以一樽相訂小聚

疲於應酬遂復不果昨接手書并示我行卷甚善甚善計借之期想在明春頻年同事研經與足下有鍼芥之合此一別也去而爲 金華殿中人非復精舍中人矣欣慰之餘又覺憮然仲冬望課仍以大名置第一敬爲明歲狀頭佳兆耳

與楊鐵山

承示湖樓史話內有史漢優劣一則引晉張輔之言曰馬遷敘三千年事用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用八十萬言以爲不深辨其優劣而優劣自見此說也鄙人不甚以爲然史文古略今詳亦由事勢使然史記五十

萬言其敘漢以前事大約不過十餘萬言敘漢事者可得三十餘萬言而所敘漢事止於武帝之世設使史公一手敘至王莽時恐亦須八十萬言矣未可以此定史漢之優劣也假使以三千年五十萬言核算則一百年止須一萬六千言有奇而左傳紀二百四十年之事幾及二十萬言將謂左傳劣於史記乎

與王夢薇

讀手書知雲帆轉海未獲同游爲貧而仕抱關擊柝亦何傷於大雅乎曩者湖樓小集乃承諸君子播之丹青形之歌詠可謂妝嫫費騰矣慙愧慙愧雖然繪圖題句

可也若以俞樓二字榜之精舍則大不可僕偶承詒經之乏爲第一樓暫作主人雁爪雪泥十年寄跡爾來學業日就荒疏行且謀引去數年後樓猶是也樓中人不
知張王李趙矣豈可妄據爲己有乎此榜一縣外閩必有議論務望轉致子喬勿重吾咎或者諸君妙繪妙詠翰墨流傳異時更有好事如諸君者補作小樓以存舊蹟則子喬所題之榜頗可焜耀楹楣然其事未必有卽有之亦當在五百年後矣聊發一大噓焉

與日本儒官竹添井井

鶴望方殷魚書忽賁始知歸帆安穩吟席清閒遙企東

瀛良用欣慰惟尊處發書於十月十日而敝處得書亦十月十日中東之朔不同究不知相距幾日也來書以尊夫人偶抱清恙女公子又在弱齡湖海豪情爲之小減想博望仙槎再游禹蹟當在明年春夏閒矣承寄贈安井先生論語集說采擇精詳傳作也拙著各書想貴國具有之謹寄奉新刻之曲園雜纂五十卷伏希鑒入與李少荃伯相

新歲得書知勳猷福履與歲俱新遙望黃扉無任欣慰并承示知音豫奇荒力籌拯濟飢黎百萬賴以安全仁人之利溥矣吳江沈颺生中堅好義樂善出於天性去

歲曾糾同志集錢萬貫託其友謝綬之嘉福李秋亭金
鋪凌麗生途齋赴豫省於濟源縣設局拯飢今歲又續
籌二萬以往矣惟晉省相距較遠未能兼籌是以又出
已貲白金四千兩屬樾加函寄達臺端或徑解晉省或
託清卿太史買米運晉悉候尊裁熈生陰行其善初不
求名并屬勿以微名上達清聽然樾旣爲致書自不容
沒其實也

與杜小舫觀察

辱手書知將拙刻詩文各集細閱一過雖獎借太過非
所克當亦見相愛之深也承示四川新出土之龍山公

碑此碑無可考證吳君定爲臧姓有志書可據或不誣
也其以嬖人臧倉爲始祖在古人固不以爲嫌如校官
碑以楚太傅潘崇爲潘氏之祖考之左傳則固佐太子
商臣弑君者非端人也刁氏之祖齊寺人貂亦然惟臧
氏乃魯公族文仲武仲世有聞人舍之不舉而舉臧倉
且臧倉何以謂之司徒公又何以隨宦在蜀種種可疑
或別有其人或并非臧姓安得起古人而問之乎
與王子獻孝廉

論癡炫醜正深慙咫尺書遠賁衰寵有加發函爛然珠
零錦燦並示五言詩四章指麾曹劉塵埃徐庾感積流

之誼雜冀樸學之光昌施之下走固非其人清藻芳風
良可玩味樾自謝塵鞅妄研古訓蜚聲無實貽笑翰音
不圖吾賢聆聲響附雖感相知之深實慙過情之譽乃
又重之以珍貺錫之以上藥合浦之桂潛山之朮金漿
玉液有苾其香庶駐積齡敬拜嘉惠
與徐花農孝廉
前日一書定收到矣書中略言樓工宜停未盡其說今
更詳之夫露臺百金之產漢文所惜也況我輩蟻蝨乎
宜停者一如果時局從容則借此裝點湖山未始不可
今西北奇荒議者至欲捐諸生膏火以賑之而鄙人忝

擁皋比乃於艱難之日興此不急之工是重吾不德也
宜停者二所釀之資並未齊全而先取之錢肆此日雖
有取攜之便異時恐成賠累之端宜停者三且物忌太
盛鄙人何德何能而可據此湖山勝地薛廬成而慰農
去矣恐俞樓成而鄙人亦將不來也宜停者四鄙意精
垣業經築就則已籠有其地請俟數年之後足下大得
意之時爾時鄙人海山兜率或已別有歸宿足下抒懷
舊之情修踐言之信再謀卜築重起樓臺則諸君子風
義與樓俱高而鄙人之姓名亦庶幾與樓並永較之此
時勉強圖成以諸君子見愛之盛情而或適以爲速謗

招尤之地者相去萬萬也足下以爲何如并請持商蘭
舫子喬諸君子以爲何如

與彭雪琴侍郎

別後久不得信正以爲念昨由蘭舫寄到十二日書并
書畫各一幅清恙甫瘳卽煩濡染感荷良深日來起居
何似想已安善如常湖上天寒朔風凜冽游覽非宜且
俟春融再蠟阮公之履可也岐黃一道久已失傳藥餌
不宜輕試總以養氣爲主弟杜撰有三字訣曰塑鎖梳
所謂塑者力制此身如泥塑然勿使有豪髮之動此制
外養中之要道也所謂鎖者謹閉其口如以鎖鎖之勿

使氣從口出不從口出則其從鼻出者亦自微乎其微
有絲絲若存之妙矣所謂梳者存想此氣自上而下若
以梳梳髮然不通者使之通不順者使之順徐而至於
丹田又徐而至於湧泉穴則自然水火濟而心腎交矣
此三字至粗至淺然當寒夜漏長展轉反側不能成寐
行此三字俄頃之間自入黑甜若無論日夜得暇輒行
之其功效當不止此不敢自祕謹布之左右以爲湖樓
養病之一助

與李少荃伯相

年前曾肅謝函定塵記室矣春日載陽風和氣晚恭值

太夫人八旬設帨之期斯時也花濃鳥嘯觴舉顏和桃
三千年自西池獻到餐十七物從 北闕頒來洵德門
之慶 盛世之祥矣憶從前太夫人七十慶辰越曾獻
小文以介大壽備述閣下稟承慈訓光輔中興福緒祥
源方興未艾迄今又滿十棋矣閣下緯武經文隆隆日
上太夫人翔機集嘏歲歲長春此豈鞶帨之詞所能掄
揚盛美哉欲測高深之萬一姑舉新近之一端昔富鄭
公自言在青州全活數萬人勝二十四考中書令比歲
晉豫大無閣下上承 恩命下軫飢黎仁粟義漿待於
四境男錢女布澤及萬家遂使晉豫閒之赤子都慶再

生以視富鄭公在青州更加百倍閣下仁風所廣播卽
太夫人慈蔭所周流於以乘壽車而行福塗豈有量數
樾因在菲五五中未敢以詩文爲壽手肅蕪啟敬祝太
夫人千春順候起居不能宣備
與江小雲觀察
承以梅溪居士縮臨唐碑歸之精舍公之同好甚盛舉
也惟碑石前後凌亂其所列次第全不足憑未知何故
或當日只依上石先後爲次耳謹依年號一一審定其
麻姑仙壇記原單注慶歷年慶歷乃宋仁宗年號唐代
無之文中稱大歷三年眞卿刺撫州末云時則六年夏

四月也是此碑應列大曆六年梅溪原跋引黃山谷言
小字麻姑壇記是慶曆一學佛者所書此自謂宋人臨
撫耳今既云唐碑不得列宋年仍依魯公原文爲是又
八關齋會報德記首云大曆壬子則是大曆七年也原
跋云大中五年重刻大中乃宣宗年號去魯公遠矣亦
當依魯公原文列大曆七年方得其實如嶧山秦刻鄭
文寶所摹而金石家仍列入秦篆中不以臨摹重刻之
年爲主也今將年號先後錄奉左右想尊處必有揭存
之本卽可照此編排矣梅溪跋端州石室記云畢公譌
作阜公今改正之乃槩讀諸碑中譌字尙多如昭仁寺

碑翔入正道必是翔八正道八正者正見正思惟正語
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也見大品經今誤八爲入
旣失其義且與上文不對矣擬逐一校正或得一卷書
可刻入俞樓雜纂也

與徐花農

連接十六十七日手書并承示以醫理錫以靈符惠以
甘露而內人已不及見矣小人德薄福過災生回憶湖
樓風景昔日之歡腸皆此時之愁料矣然內人來去亦
頗似分明往年冬春閒必病病或五六日或旬日未嘗
欲招大兒歸也今年正月閒亦只如常小病而力請鄙

人作書命大兒南返此已可異及其自浙旋蘇雖面目
浮腫氣息急促然一切如常乃數日後卽謂僕曰吾病
不起矣頻頻作永訣語處分家務語當時猶不之信孰
知其真不起邪臨危前數日病容殊不可看及小殮以
後面色腴白轉勝於生且口角微有笑容或者已歸善
地乎平時自言願再作西湖一游今已如願而子婦女
壻內外諸孫無不咸集劍孫亦以前一日至送行可謂
熱鬧在逝者亦無遺恨矣惟追念四十年夫婦其始也
僕一年止有三十洋蚨館穀內人赤手支持以至今日
富貴貧賤患難更迭嘗之心血耗盡年來小治生計粗

立園亭皆其累年節省以成之也僕拙於謀生每事必
諮之今則已矣手書二十八字懸其總帷云四十年赤
手持家君死料難如往日六旬人白頭永訣我生諒亦
不多時吾弟讀之可知吾懷抱也前者拆毀湖亭之議
乃無聊之思不得已之策於無如何中冀有挽回亦古
人請禱之意事已至此毀又何爲如其未毀則竟聽之
已毀則移置下面亦得但恐又多費耳內人戀戀西湖
病中有欲卜葬之意吾弟若有熟識之堪輿家託其爲
吾相度不求發財發秀但願借湖山勝地爲我兩夫婦
埋骨之鄉或數百年後死士之隴尙爲樵夫牧豎所識

亦可喜也然入山太深將來營葬不易則亦非所宜耳
心緒惡劣草草布泐如晤蘭舫諸君問僕近狀卽以此
告之

與彭雪琴親家

吳弁回奉一箋陳謝定照入矣昨又得五月十九日書
愛我拳拳有逾骨肉誦之感泣弟自問能達觀而不能
忘情能達觀故早歲罷官終身無介懷之日不能忘情
故晚年喪耦終身無忘懷之時矣承勸我作西湖之游
然回憶春閒與內人同舟泛水聯步看花再到俞樓徒
增悽悼耳又大兒百日滿後仍須至直隸當差未便以

家事付之內人亡後米鹽瑣屑均託一老友王濟川料
理而銀錢出入弟總其成如此則諸事井井仍與內人
在日無殊也日內天時酷暑既不欲出門作襍穢客而
入內則總帷相對殊覺傷心是以終日在書房坐起每
念湖樓卜築深費門下諸君子之力而又得大力成之
故於曲園雜纂之後又撰俞樓雜纂大約亦可五十卷
已成其半絡續付梓庶藉著述流傳使海內外知有此
樓不負吾兄及諸君子一番雅意耳此後敬當勉抑哀
情以副良朋至愛亦望吾兄善自保重一切視如行雲
流水萬勿激於忠愛過涉焦勞行旌所至節宣寒暑謹

慎風波爲 國家保此柱石支楮東南但願江海無波
明歲秋風早來湖上以續湖樓清語興之所至或芒鞋
竹杖從吾兄作天台雁蕩之游當可豁開眼界消釋牢
愁也書至此一笑讀至此亦當一笑

與亡室姚夫人

一別之後五月有餘惓惓之情不以生死有殊想夫人
亦同之也自夫人之亡吾爲作七言絕句一百首備述
夫人艱難辛苦助我成家而吾兩人情好亦略見於斯
已刻入俞樓雜纂流布人間矣茲焚寄一本可收覽之
葬地已定於杭州之右台山葬期已定於十月二十五

日今擇於十月九日發引先一二日在蘇寓受弔卽奉
夫人靈輻同至湖上仍住俞樓屆期躬送山邱永安窀
穸吾卽營生壙於夫人之左同穴之期當不遠矣日前
曾夢與夫人同在一處外面風聲獵獵而居處甚煖有
吾篆書小額曰溫愛世界斯何地也豈卽預示我墓隧
中風景乎蘇寓大小平安勿念西南隅隙地已造屋三
間屋外竹籬茅舍亦楚楚有致俟落成後夫人可來與
吾夢中同往觀之

與孫琴西太僕

日前知內擢罔卿卽擬函賀而以旌旆不日當還過吳

門故未函也嗣知航海而歸不覺失望比來計已安抵
珂鄉北上之期想在來歲矣從前吾兄在京師注易至
明夷而出守安慶明夷象傳曰君子以莅眾厥後罔歷
藩垣此其兆矣其六二爻辭曰用拯馬壯吉或卽以太
僕還 朝之兆乎既有吉象此行必利可預賀也弟疊
遭變故精力衰頹自問不復永年弟視死生不過如蘇
杭之往返初不以此挂懷惟至好弟兄多年睽隔追惟
疇曩能弗悽然明年如道出吳中務必小住十日弟新
近於屋之西南隅築屋三間種竹栽花小有風景卽可
於此中下榻也外附去新刻詩一卷乃哀逝悼亡之作

如賜覽觀可算第一本行述矣不計其數之劍也
與梅小巖中丞同赴西昨由滬上傳來邸報知新有內召之訃命伏思古大臣
宣力初無中外之殊想執事必不以此介懷將來三接
龍光重持虎節不久出領兼圻固在意計中也惟樾
以部民謬充坐客賓筵醴酒湖舫清茶略分言情推襟
送抱茲當遠別能勿依然此則借寇之情較浙東西壤
叟轅童而倍切者也樾疊遭變故精力衰頹未識異時
節鉞重臨尙能迎候道旁否附去詩一本乃黃門哀逝
之辭如賜覽觀足知鄙人懷抱想知愛有素者必不嫌

以荆布之私瀆陳清聽也
與彭雪琴親家
五月中詳復一箋未知得達青覽否此想大旆已安抵
退省庵中今年夏秋閱暑熱殊酷舟行不勞頓否舊疾
不發否甚以爲念弟素性能達觀而不能忘情雖承勸
慰殷殷終覺心胸鬱鬱附去詩一卷覽之可知鄙懷伏
念去歲老母見背今年內人繼之似乎鄙人行期亦當
不遠弟視死生不過如蘇杭之往返此亦何足挂懷但
思年來與閣下同住西湖湖樓對宇湖舫連棹未知此
樂尙能爲繼否此亦弟能達觀不能忘情之一驗也所

最念者小孫陞雲荷蒙雅意許訂朱陳而吳楚迢遙弟
又日形衰老初議壬午歲閣下巡江東下攜令孫女俱
來癸未春再成大禮然至今日情事又殊不識弟尙及
相待否伏念內人在湖樓時尙癡望得與令孫女相見
今則泉臺永隔矣昔人云旣痛逝者行自念也以弟自
問必不永年卽以老親家積勞久病之身此等事亦宜
早了爲是不揣冒昧輒敢瀆商可否於明年巡江東下
時卽攜令孫女同至西湖在退省庵度歲至辛巳之春
擇吉過門是年令孫女妙齡十六矣憶二小女完姻亦
止十六歲是亦不爲過早惟小孫則止十四擬先完花

燭大禮俟一二年再擇吉圓房如此辦理雖似局促然使弟日中得見令孫女過門此後時至即行一無遺恨矣惟老親翁矜許焉內人臨卒留有金釧翡翠釧各一事遺言家孫婦入門時答其拜見之禮弟謹藏篋笥俟見令孫女交付以副內人九泉之意書至此又不勝泣然矣

又得十月二十四日書又承勸慰殷殷自非頑石無不點頭弟亦非全不知此理者自應善保餘齡以副雅愛況內人一生亦算全福弟與爲四十年夫婦無小虧負之處異時相見黃泉可無愧色原不必過爲奉倩之神傷乃自到湖樓飲食減少胸膈隱隱作痛精力日見衰積非坐情癡良由數盡數盡之故厥有二端其一則戊辰之春內人在吳下大病幾危弟自西湖飛棹而歸爲疏以禱於神願將已壽與內人平分此一事也其一則癸酉夏間奉老母自福甯北歸甫出郡城將入山徑老母即在輿中歐吐是午便不能飯弟惶遽萬分每過高山大水及道旁小小叢祠默禱於神願減己十年之壽保老母平安到蘇一日之後老母果臻康健登山涉水了不知勞此又一事也此二事者從前自內人外雖兒女

不使知之今老母見背內人又長逝言之亦復無傷老親家愛我有逾骨肉故偶一及之匹夫一念之微未必能感動幽明然實是弟之至願以此減算心所安也是以衣衾棺槨一一預備今來爲內子營葬卽自營生壙自題墓碣并自撰輓聯其上聯云生無補于時死無損于數辛辛著成二百五十卷書流布四方是亦足矣其下聯云仰不愧於天府不忤於人浩浩落落歷數半生三十年事放懷一笑吾其歸乎今錄奉老親家同一笑也自念生固不惡死亦大佳委心任運時至卽行了無戀戀惟區區之意尙思一見孫婦雖死亦瞑而前

書所請未蒙許行爲之悵惘夫妝奩何足道吾輩人家不宜計校及此弟從前遣嫁兩女亦無妝奩也卽女功未習亦是細事蘇杭閩婦女最逸老親翁亦素知之但須自製鞋耳或年幼并鞋未能製亦所諒也此二者母勞介意惟少夫人母女之愛未忍遽離此則人之至情最宜體貼弟偶思得一妙策明年老親翁巡江東下竟請挈令孫女同來擇吉先完花燭大禮及從者自浙啟行仍請偕還只算嫁後歸甯本是禮之所有下屆巡江又請挈令孫女同來若少夫人未能恣然不妨再隨旌麾歸去如此兩往返令孫女與小孫年皆長成便可擇

吉圓房此則女大須嫁人事之常少夫人亦可弗戀戀矣此策也有三善焉少夫人母女以漸分離相忘不覺一也令孫女往來吳楚於寒家眷屬日形浹洽二也老親翁高年多病跋涉長江得令孫女隨行則軍旅之閒有家庭之樂三也思之狂喜輒布陳之幸力言於少夫人曲從鄙意

與吳平齋

承示漢建安弩機刻本劄刷精工考證明備具見好古之誠惟市字之義不可解古兵器不粥于市則市非市買不待言矣諸家或以爲弟字或以爲制之半文皆似

是而非尊說近之而亦有所未盡竊因尊說而推論之市本鞞之古文鞞者鞞也而古文鞞鞞之鞞與鞞鞞之鞞以聲近而通用禮記明堂位篇有虞氏服鞞注曰鞞或作鞞桓三年左傳袞冕鞞珽孔正義曰經傳作鞞或作鞞或作鞞音義同也鞞卽市之後出字此器市字疑當讀爲鞞阮文達說鞞鞞之義曰鞞與鞞同爲畫繪之形鞞形象斧明矣鞞象兩已相背已何物邪蓋鞞形作亞乃兩弓相背之形言兩已者譌也漢書韋賢傳師古注曰絃畫爲亞文亞古弗字說文弗字從韋省阮文達以爲從弓以此言之鞞形作亞亞象兩弓相背古卽以

爲弗字弗通拂亦通弼荀子臣道篇謂之輔謂之拂楊
注曰拂讀爲弼弼所以輔正弓弩者也然則此器云建
安廿二年四月十三日所市市讀爲檄實爲弗亦爲拂
其義爲弼弼之言弼正也凡弓弩初成必弼而正之淮
南子修務篇所謂弓待檄而後能調也故於弓弩之成
記其年月日而云某年某月某日所市讀市爲弗而以
爲弼正之義殆其時工匠之恆言後世古語日亡故不
能通曉耳鄙見如此大雅以爲何如

又

昨得手書適杭州許氏婿女偕至故有楷修復燈下展

讀理曠而情真何愛我之深也 皇朝三通一書乃鄙
人言於楊石泉中丞而刻之者此書未成而浙撫屢易
每易一撫必有所急之書故遲遲至今尙未告成今歲
如能畢工必當代購一函也赴浙之期亦未定見西湖
雖佳而鄙意頗厭倦矣近來精力日衰意興日減海內
諸君子亦似知其不久人間故乘其猶在以筆墨諉誑
者無日無之極思逃入右台山中耳來函有沈香刻像
語俞樓却無此刻惟去歲門下諸君爲設一位曰曲園
姚夫人之位鄙人今歲擬於右台中築屋三間名曰
右台仙館并鄙人木主亦預立其中左曰曲園先生右

曰曲園夫人安知數百年後不即成爲右台山中土地
公婆乎一笑

與曾劼剛通侯

夏閒由眉老交到巴黎行館手書郇公五朶雲從海外
飛來誦之起舞比想仙槎安穩使節賢勞仗忠信以涉
波濤挾禮義以爲干櫓恢域中之聞見係天下之安危
蘇老泉云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閒足矣
敬爲君侯誦之樾章句腐儒衰羸暮景久無破浪乘風
之志虛有望洋向若之思偶成小詩一章聊發萬里一
笑

與楊子玉

連日流覽大著體大物博文繁事富洵世閒有用之書
爲之望洋向若而歎昔温公通鑑能讀一編者惟王勝
之而已僕章句陋儒安能盡讀足下之書乎惟博采諸
書宜有次第大著則如隨見隨錄不加編次者於體例
稍有未善抑或不以先後爲次第而別有深意存其閒
乎其中微疵如經部舉例內謂尙書之尙陸德明讀如
常然經典釋文但云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尙書並不音
常又引老學庵筆記謂易大傳之名蓋古人已有之不
始於歐公所謂古人已有者宜申明其說史公論六家

要旨引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謂之易大傳此其所本也今不引此文於義未備如此之類恐尙不乏
恩息一覽未足盡之也足下積半生精力成此大書自當精益求精庶足垂示後世非我輩草草著述供人覆
瓿之用者可比也農桑月令表有關民食而所采輯不及齊民要術然所采農桑輯要諸書實自齊民要術來未可數典而忘之僕學問麤獃不足裨益高明聊貢狂
瞽用答雅意
與汪柳門侍講
昨承言及
大行慈安皇太后之喪丁憂人員不

當與哭臨之列彼時弟意中止有三年之喪不弔一義頗以尊說爲然旣而思之三年之喪不弔其義在禮記曾子問篇蓋只爲族姻朋友而言若君親並重分屬三綱恐非可以尋常弔問爲例因考曾子問本篇其下文曰曾子問曰君薨旣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旣啟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返送君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以此三條言之知臣子並遭君父之喪未可竟因私而廢公經文雖止就先遭君喪後

遭父母喪者立論然其理自可推知是以孔氏作正義則申其說曰若臣有父母之喪既殯而後有君喪則歸君所若父母之喪有殷事之時則來歸家平常朝夕則不來恆在君所又曰父母之喪既啟而有君之喪則亦往哭於君所而反送父母父母葬畢而居君所又曰臣有父母之喪未殯而有君喪去君殯日雖遠祇得待君殯訖而還殯父母以其君尊故也以上三條孔氏因經文而推闡之至爲詳備是人臣遭遇君喪雖在未殯以前尙宜奔赴今足下居親之喪已在既葬之後小祥之外以古禮論仍宜與於哭臨雖今之哭臨朝夕兩集似

近乎古所謂朝夕哭者不妨援朝夕否之例以自解然人臣在外於所謂殷事者皆不得與則除朝夕哭臨之外更何所盡心乎禮曰門外之治義斷恩正義謂既仕公朝當以公義斷絕私恩若父母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是也 國家遭逢大故視金革之事殆有過之但弟處無會典諸書古今異宜未知 本朝掌故如何姑陳經義以答下問

又與汪柳門

承示大著引

功令

列聖大事凡有父母喪者

免其成服無庸給予孝布又引雍正七年

上諭

內外官員有奉旨在任守制者遇朝賀宴會祭祀典禮齊集之處委屬員代行援證詳明比附精切此論可以定矣惟此乃古今事理之異弟前說泥古而不通今不可用也尊說與今制合而於古制微有不符蓋曾子問所言正普指在廷之臣擬以今之恭理喪儀者未必果得禮意至三年之喪不弔雖有明文止可施之朋友之間雜記云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如有服而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正義謂有五服之喪則往哭不著已功衰而依彼親之節以服之可知三年不弔之說止可施之五服以外之人君父並尊萬不宜援引此禮至君子不

奪人之喪注謂重喪禮味其語意蓋如王子母死而其傅爲請數月之喪是謂奪人之喪若王子從其傅之請卽爲自奪其喪試以注疏反覆玩之其義自見若以服君之服釋親之服謂之奪喪然則父母相繼而喪鄭君謂虞祔練祥各以其服豈得謂以父喪奪母喪以母喪奪父喪乎足下引禮諸條宜更酌之惟曾子問篇朝夕否三字則可援爲不哭臨之確據鄙人前函云云固不足以破之也請更援穀梁之說爲足下證成其義定元年穀梁傳云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是周魯並有喪天子可使人弔魯而魯君不得奔天子之

喪此與所謂待君殯訖而還殯父母義已不同信如足下所云曾子問三條爲親臣近臣言也竊願足下執朝夕否二字爲據又援引穀梁之說以成之而斷以功令明文則要言不煩可無疑義鄙人將此函與前函之稿並刻春在堂尺牘中亦禮家一重公案也

又與汪柳門

承惠烏程嚴氏上古至南北朝全文編目一百三卷甚善但有錄無書殊令人有眼飽腹飢之歎安得取全文而刻之恐須待吾兄建節矣承詢私家譜牒所自始鄙意隋書經籍志所載如京兆韋氏譜一卷北地傅氏譜

一卷此卽私家譜牒之權輿又如楊氏血脈譜一卷楊氏家譜狀并墓記一卷則其爲私譜而非官譜更不待問矣舊唐書經籍志載韋氏譜十卷韋鼎等撰新唐書藝文志載吳郡陸氏宗系譜一卷陸景獻撰徐氏譜一卷徐商撰諸如此類皆纂修家譜人之姓名見于史志者也

與李黼堂方伯

讀手書知女公子曇華一見良可悼傷然香山念金鑿子詩其終歸於理遣想達人必能同之也大箸耆獻類徵目錄披覽一過蒐羅宏富體例精嚴洵必傳之書也

昨日與文卿中丞書縱與其以此書付梓然時局方窘
未知能料理及此否弟見聞甚陋不足裨益高明甚媿
甚媿惟錄中如蔡文恭公新似宜入宰輔不宜入儒林
文襄公福康安既已入宰輔不必更入將帥徐文敬公
潮卽花農之六世祖官至吏部尙書似宜入九卿不宜
入疆臣又所謂九卿者卽明史之七卿六部都察院而
益之以通政司大理寺然則沈端恪公近思官至左都
御史似宜入九卿不宜入臺諫所謂臺諫者惟科道諸
公而已至於顧亭林王船山兩先生國史已入儒林
傳似不宜入隱逸陸桴亭先生近已從祀兩廡亦宜

移入儒林傳中率書所見惟公裁之又如孝友類中黃
洪元此據堯峯集也而陸桴亭先生集中則作王洪元
卓行類中宋釋之此據劉紹攷集也而彭端淑白鶴堂
集中則作宋石芝如此之類似可附錄以廣異聞道光
中朱蘭坡先生所輯國朝古文彙鈔初二編未知案
頭有此書否其中可采者甚多嘉興錢衍石先生有徵
獻錄自將相大臣以至儒林文苑凡八百餘人此書今
當在子密樞部處又宗湘文太守有碑傳錄之輯聞馮
竹儒觀察曾借鈔一通用錢三十萬其書亦必不少能
以此兩家之書補苴之當更美備矣柳門侍讀小有疾

久不見尊書卽送去弟近日又續成筆記四卷付梓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此之謂也

與譚文卿中丞

昨由夢薇寄到惠書知此月上旬卽將臨莅嘉湖舉蒐乘補卒之經寓察吏安民之意旌麾所至景慶同瞻矣承示中秋節後渡江巡閱浙東弟擬八月初來西湖尙可於行前一接清談也 文瀾落成卽派沈廣文管理書籍甚善甚善此後到湖上可以縱觀未見書矣吳下坊閒所有圖書集成聞亦不全且索價甚昂亦無過問者容再探聞李黼堂方伯耆獻類徵多採官書誠如尊

論然京官如詞臣臺諫外官如監司守令初不盡采自官書惟所分門類閒有可議者耳鄙意 國史自爲金匱石室所尊藏不必私家爲之刊布吾人閉戶著書若欲網羅放失以補柱下之缺遺但宜從諸家文集中刺取其碑表紀傳錄爲一書字句悉依原文不加增減編纂概從時代不別部居庶可備後人之考鏡而不貽外人以口實然亦頗非易易也

與朱玉圃同年

承詢資宗事竟未知所出宋史岳忠武本傳於建儲事甚略惟云紹興八年秋召赴行在命詣資善堂見皇太

子飛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又云
十年金人攻拱毫命飛馳援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
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讎之意帝得奏大
褒其忠蓋本傳所言建儲事止此建儲者請立孝宗爲
太子也孝宗本太祖七世孫而高宗選育于禁中使讀
書資善堂而太子之名猶未正三十年始立爲皇子岳
忠武於紹興八年見之於資善堂十年請正國本其意
蓋欲早立孝宗爲太子而已岳珂顯天辨誣錄敘云方
代邸侍燕閒嘗一及時事檜怒之輒損一月之俸趙鼎
以資善之議忤檜卒以貶死其謀危國本之意非一日

矣先臣誓眾出師乃首進建儲之議犯其所不欲云云
代邸及資善並指孝宗代邸者以漢文爲比資善則其
堂名也疑四朝言行錄所云正資宗之名者資宗亦資
善之誤耳

